

高麗圖經人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二十八

供張一

臣聞周官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夫王者之待諸侯疑若其禮可簡然當朝覲會同師田之時尚且供張次舍如此勤至又況海外小侯尊奉王人則鋪張辦設豈可苟哉高麗自王氏以來世爲本朝藩屏而主上所以鎮撫之者恩德厚甚故每使節適彼而供張之具極華煥也蓼蕭澤及四海之詩曰幃草沖沖和鸞雛雛益卽其

儀物之中禮可以見其享上之心今謹敘麗人所以祗待使華者作供張圖

纈幕

纈幕非古也先儒謂繫繪染爲文者謂之纈麗俗今治纈尤工其質本文羅花色卽黃白相間爛然可觀其花上爲火珠四垂寶網下有蓮臺花座如釋氏所謂浮屠狀然猶非貴人所用惟江亭客館於屬官位設之

繡幕

繡幕之飾五采間錯而成不爲橫縫逐幅自上垂下亦

有鵝鴈翔鸞花園等樣而紅黃爲勝其質本文紅羅唯順天館詔殿正廳使副位會慶乾德殿公會則設之

繡圖

繡圖紅身綠襖五采間錯山花戲獸工巧過於繡幕亦有花竹翎毛果實之類各有生意國俗張帝幕每十餘幅則挂一圖間之不以當堂奧之中也

坐榻

坐榻之制四棧無飾其上鋪大席青襖而設於館中過道間蓋官屬從吏憩息之具也

燕臺

燕臺之狀如中國之有几按也四角殺其銳白藤穿花面分四隔而以丹漆爲飾益以塗金裝釘復增紅羅繡幃四面垂帶相比如羽帷王楷以侯末終制易紅爲紫耳坐牀之制與中國同而高大多三分之一

光明臺

光明臺擎燈燭之具也下有三足中立一幹形狀如竹逐節相承上有一盤中置一甌甌中有可以燃燭若燃燈則易以銅缸貯油立炬鎮以小白石而絳紗籠之

高四尺五寸，盤面闊一尺五寸，罩高六寸，闊五寸。
丹漆俎，蓋王官平日所用也。坐於榻上，而以器皿登俎。
對食，故飲食以俎數多寡分尊卑。使副入館，日饋三食。
食以五俎，其器皿悉皆黃金塗之。凡俎縱廣三尺，橫二
尺，高二尺五寸。
黑漆俎，其制大小一等，特紅黑之異。都轄提轄及上節館
中日饋三食，食以三俎。中節二俎，下節則以連牀每五

人竝一席而食之

臥榻

臥榻之前更施矮榻三面立欄楯各施錦綺茵褥復加大席莞簟之安殊不覺有爽風然此特國王貴臣之禮兼以待華使也若民庶則多爲土榻穴地爲火坑臥之蓋其國冬月極寒復少繡絮之屬爾

文席

文席精粗不等精巧者施於牀榻粗者用以籍地織草牲柔捐屈不損黑白二色間錯成文青紫爲襪初無定

制

門帷

門帷之制青絹三幅上有提襻而橫木貫之狀如酒旂
蓋宮室之中婦人用以映蔽之具也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二十九

供張二

繡枕

繡枕之形白紵爲囊中實以香草兩頭蹙金盤綫花文極巧復以絳羅裝飾如蓮荷之狀三節供給其制一等

寢衣

寢衣之制紅黃爲表而以白紵裏之裏大於表四邊各餘一尺

紵裳

紵裳之制表裏六幅腰不用橫帛而繫二帶三節每位各與紵衣同設以待沐浴之用

紵衣

紵衣卽中單也夷俗不用純纁自王至於民庶無男女悉服之

畫摺扇

畫摺扇金銀塗飾復繪其國山林人馬女子之形麗人不能之云是日本所作觀其所饋衣物信然

杉扇

杉扇不甚工。惟以日本白杉木劈削如紙。貫以綵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白摺扇

白摺扇。編竹爲骨。而裁藤紙。鞣之間。用銀銅釘飾。以竹數多者。爲貴。供給趨事之人。藏於懷袖之間。其用甚便。

松扇

松扇。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槌壓成綫。而後織成。上有花文。不減穿藤之巧。唯王府邸遺使者最工。

草履

草履之形前低後昂形狀詭異國中無男女少長悉履

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

器皿一

臣聞前史稱東夷器用俎。今高麗土俗猶然。觀其制作古樸頗可愛。尚至於他飲食器亦往往有尊彝簠簋之狀。而燕飲陳設又多類於莞簟几席。蓋染箕子美化而彷彿三代遺風也。謹掇其槩圖之。

獸爐

子母獸爐以銀爲之。刻鏤制度精巧。大獸蹲踞。小獸作搏攫之形。返視張口。用以出香。惟會慶乾德公會則置。

於兩楹之間迎詔焚麝香公會則執篤耨龍腦旃檀沈
水之屬皆御府所賜者也每隻用銀三十斤鄭刻斤獸形
連座高四尺闊二尺二寸

水瓶

水瓶之形略如中國之酒注也其制用銀三斤使副與
都轄提轄官位設之高一尺二寸腹徑七寸量容六升

盤殘

盤殘之制皆似中國惟殘深而鉅斂舟小而足高以銀
爲之閒以金塗鏤花工巧每至勸酒則易別杯第量容

差多耳

博山爐

博山爐本漢器也。海中有山名博山，形如蓮花，故香爐取象。下有一盆，作山海波濤魚龍出沒之狀，以備貯湯薰衣之用。蓋欲其濕氣相著，烟不散耳。今嚴人所作其上頂雖象形，其下爲三足，殊失元制，但工巧可取。

酒榼

酒榼蓋提挈之器也。上爲覆荷兩耳，有流連環提紐，以金間塗之。唯勸酒則特用，而酒色味皆勝。其制高一尺

闊八寸提環長一尺二寸量容七升

烏花洗

銀花不常用唯使副私覲有之點藥鏤花烏文白質輕重不等面闊一尺五寸量容一斗二升

面藥壺

面藥壺惟使副都轄提轄位用銀餘以銅爲之圓腹脩頸蓋形稍銳高五寸腹徑三寸五分量容一升

芙蓉尊

酒尊之形上有益如芙蓉花之方苞也間金塗飾長頸

廣腹高二尺量容一斗二升

提甌

提甌之狀頭長而上銳腹大而底平其制八稜間用塗金中貯米漿熟水國官貴人每令親侍挈以自隨大小不等大者容二升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一

器皿四

油盎

油盎之狀略如酒罇白銅爲之其上無蓋恐其傾覆而以木楔窒之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五勺

淨瓶

淨瓶之狀長頸脩腹旁有一流中爲兩節仍有轆轤蓋頸中間有隔隔之上復有小頸象簪筆形貴人國官觀寺民舍皆用之惟可貯水高一尺二寸腹徑四寸量容

三升

花壺

花壺之制上銳下圓略如垂膽仍有方座四時貯水簪花舊年不甚作通米頗能之通高八尺腹徑三寸量容一升

水釜

水釜之制狀如鬲鼎以銅鑄成有二環刻獸環貫木可以負持嚴人方言無大小皆謂之劬僕射館中諸房皆給之高一尺五寸闊三尺量容一石二斗

水甕

水甕如水釜之形而差小仍有銅蓋用以汲水以象中國之水桶也上有二耳可以攀挈麗俗便於負戴故此器最多高一尺腹徑一尺二寸量容一斗二升

湯壺

湯壺之形如花壺而差匾上蓋下座不使泄氣亦古溫器之屬也麗人烹茶多設此壺通高一尺八寸腹徑一尺量容二斗

鄭列斗

白銅洗

白銅洗之形與烏銀者相似特無文采而麗人謂之冰盆又有一等赤銅者制作差劣

鼎爐

鼎爐之制略如博山上無花蓋下有三角惟觀寺神祠用之高一二鄭刻尺頂濶六寸下盤濶八寸

溫爐

溫爐之形如鼎而有偃脣腹下三角爲獸銜之狀用以貯水置之几按蓋冬月溫手之器也面闊一尺二寸高八寸

巨鐘

大鐘在普濟寺形大而聲不揚上有螭紐中有雙飛仙
刻銘曰甲戌年鑄用白銅一萬五千斤麗人云昔者置
之重樓聲聞契丹單于惡之今移於此亮其誇大之言
未必然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二

器皿三

茶俎

土產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
自錫賚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盃治茶具
金花鳥盃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凡宴
則烹於廷中覆以銀荷徐步而進候贊者云茶徧乃得
飲未嘗不飲冷茶矣館中以紅俎布列茶具於其中而
以紅紗巾幕之日嘗三供茶而繼之以湯麗人謂湯爲

藥每見使人飲盡必喜或不能盡以爲慢已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強爲之啜也

瓦尊

國無粳米而以秬合麴而成酒色重味烈易醉而速醒王之所飲曰良醖左庫清法酒亦有二品貯以瓦尊而以黃絹封之大抵麗人嗜酒而難得佳釀民庶之家所飲味薄而色濃飲歡自如咸以爲美也

藤尊

藤尊乃山島州郡所饋也中亦瓦尊外以藤周纏之舟

中嶠阮相擊不損上有封緘各以州郡印文記之

陶尊

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已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酒尊之狀如瓜上有小蓋而爲荷花伏鴨之形復能作盃碟栴甌花瓶湯殘皆竊倣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圖以酒尊異於他器特著之

陶爐

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祕色汝州新窯器大槩

相類

食罩

公會供饌下承以盤上施青罩唯王與使副加紅黃之飾吁以別精麤也

藤篚

古者幣帛用箱篚今麗俗不廢其篚白藤織成上有錯文爲花木鳥獸之狀裏用紅黃文綾拓之大小相合謂之一副其直準白金一斤惟王府所用最佳蓋郡邑土貢餘官民庶者制作草草備禮適用而已

鬻釜

鬻釜蓋烹飪器也以鐵爲之其上有蓋腹下三足回旋之文細如毛髮高八寸闊一尺二寸量容二升五勺

水甕

水甕陶器也廣腹斂頸其口差敞高六尺闊四尺五寸容三石二升館中用銅甕唯山島海道以舟載水相遺則用之

草苫

草苫之用猶中國之有布囊也其形如絡結草爲之凡

米麪鄭刻新炭之屬悉用以盛山行不利車多以騾馬
裝載而行

刀筆

刀筆之鞘刻木爲之其制三隔其一藏筆其二藏刀刀
形犀利一刀差短散員而下官吏祇應房子親侍皆佩
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三

舟楫

臣聞風行水上在卦爲渙而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取象於此後世聖知代作百工加飾故龍文鷁首駕風截浪一日千里必使橫絕江河如履平地非特剡剡之簡而已也乃若麗人生長海外動涉鯨波固宜以舟楫爲先今觀其制度簡略不甚工緻豈其素安於水而狃狎之耶抑因陋就簡魯拙而莫之革耶今謹卽所見列於圖

巡船

高麗地瀕東海而舟楫之工簡略特甚中安一檣上無
棚屋惟設艣舵而已使者入羣山門有此等巡船十鄭
千餘隻皆插旌旗舟人邏卒皆著青衣鳴角擊鐃而來
各於檣之杪建一小旂書曰洪州都巡曰永新都巡曰
公州巡檢曰保寧曰懷仁曰安興曰暨川曰陽城曰慶
源皆有尉司字實捕盜官吏也自入境以迄回程迺至
餞行於羣山島望神舟入洋乃還其國

官船

官船之制上爲茅蓋下施戶牖周圍欄檻以橫木相貫

挑出爲棚面闊於底通身不用板簣唯以矯揉全木使
曲相比釘之前有斫輪上施大檣布帆二十餘幅鄭刻
幅垂下五分之一則散開而不合縫恐有風勢相拒耳
使者入境自東而來曰接伴曰先排曰管勾曰公厨凡
十鄭刻餘舟大小相若惟接伴船有陳設幄幕爲

松舫

松舫羣山島舡也首尾皆直中爲舫屋五間上以茅覆
前後設二小室安榻垂簾中敞二間施錦茵褥最爲華
煥唯使副與上節乘之

幕船

幕船之設三島皆有之以待中下節使人也上以青布爲屋下以長竿代柱四阿各以朱繩係之

饋食

使者入境而羣山島紫巔州鄭刻三州皆遣人饋食持書之吏紫衣幘頭又其次則烏帽食味十餘品而麪食爲先海錯九器四多用金銀而雜以青陶盤櫛皆木爲之而黑漆神舟泊不近島必遣介乘舟饋獻於使者故事送三日若過期風阻未行則饋食不復至也

供水

海水味劇鹹苦不可口。凡舟船將過洋必設水櫃廣蓄甘泉以備食飲。蓋洋中不甚憂風而以水之有無爲生死耳。華人自西絕洋而來既已累日麗人料其甘泉必盡故以大瓮載水鼓舟來迎各以茶米酬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四

海道一

臣聞海母衆水而與天地同爲無極故其量猶天地之不可測度若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爲海鰭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寶之變化寶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謂日出入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脉隨氣之進退率皆持臆說執偏見評料近似而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

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係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

午焉又日之行遲月之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
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
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
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而潮
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故所
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
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
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而潮
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晝此所

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
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加以時有交變氣有
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
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
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
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
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本於理之自然也至若波流而
漩伏沙土之所凝山石之所峙則又各有其形勢如海
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則曰洲十洲之類是也小於洲

而亦可居者則曰島三島之類是也小於島則曰嶼小
於嶼而有草木則曰苦如苦嶼而其質純石則曰焦凡
舫舶之行既出於海門則天地相涵上下一碧旁無雲
埃遇天地晴霽時皓日中天游雲四斂恍然如游六虛
之表既不可以言喻及風濤間發雷雨晦冥蛟螭出沒
神物變化而心悸膽落莫知所說故其可紀錄者特山
形潮候而已且高麗海道古猶今也考古之所傳今或
不覩而今之所載或昔人所未談非固爲異也蓋航舶
之所通每視風雨之向背而爲之節方其風之牽乎西

則洲島之在東者不可得而見唯南與北亦然今既論潮候之大槩詳於前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苦嶼而爲之圖

神舟

臣側聞神宗皇帝遣使高麗嘗詔有司遣巨艦二一日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二曰靈飛順濟神舟規模甚雄皇帝嗣服羹牆孝思其所以加惠麗人實推廣熙豐之績爰自崇寧以迄於今存使綏撫恩隆禮厚仍詔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

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
鷁首屈服蛟螭所以暉赫皇華震懾夷狄超冠今古是
空麗人迎詔之日傾國聳觀而歡呼嘉嘆也

客舟

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
復令明州裝飾略如神舟具體而微其長十餘丈深三
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攬
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
中分爲三處前一倉不安艙板唯於底安竈與水櫃正

當兩檣之間也其下卽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
又其後一倉謂之齋屋高及丈餘四壁施窗戶如房屋
之制上施欄楯采繪華煥而用帶幕增飾使者官屬各
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時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
然舟人極畏齋高以其拒風不若仍舊爲便也船首兩
頰柱中有車輪上綰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釘
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船未及洋近山拋泊則放釘著
水底如維纜之屬舟乃不行若風濤緊急則加遊釘其
用如大釘而在其兩旁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後有正

施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廡之後從上挿下二棹
謂之三副施唯入洋則用之又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爲
橐以拒浪裝載之法水不得過橐以輕重之度水棚
在竹橐之上每舟十艚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艚而
行篙師跳躑號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
也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風正則張布颿五十幅稍
偏則用利蓬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颿
十幅謂之野孤颿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面唯當頭不
可行其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

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張之能順人意也海行不
畏深惟懼淺閣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故
常以繩垂鉛砵以試之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惟恃
首領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衆情故一有倉卒
之虞首尾相應如一人則能濟矣若夫神舟之長闊高
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也

招寶山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
傅澤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九月以國王僕薨被旨

兼祭奠帛慰而行遵元豐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
八日壬寅促裝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詔赴睿謨殿宣示
禮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館聽誠諭十三日丙寅
皇帝御崇政殿臨軒親遣傳旨宣諭十四日丁卯錫宴於
永寧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
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禮物入
八舟十四日丙寅遣供衛大夫相州觀察使直睿思殿
關弼口宣詔旨錫宴於明州之廳事十六日戊辰神舟發
明州十九日辛未達定海縣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

彭年建道場於總持院七晝夜仍降御香宣祝於顯仁
助順淵聖廣德王祠神物出現狀如蜥蜴實東海龍君
也廟前十餘步當鄞江窮處一山巍然出於海中上有
小浮屠舊傳海舶望是山則知其爲定海也故以招寶
名之自此方謂之出海口二十四日丙子八舟鳴金鼓
張旗幟以此解發中使關弼登招寶山林火御香望
洋再拜是日天氣晴快已刻乘東南風張篷鳴艣水勢
湍急委蛇而行過虎頭山水狹港口七里山虎頭山以
其形似名之度其地已距定海二十里矣水色與鄞江

不異但味差鹹耳蓋百川所會至此尤未澄澈也

虎頭山

過虎頭山行數十里卽至蛟門大抵海中有山對峙其間有水道可以通舟者皆謂之門蛟門云蛟蜃所宅亦謂之三交門其日申末刻遠望大小二謝山歷松栢灣抵蘆浦拋碇八舟同泊

沈家門

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霧合西風作張蓬委蛇曲折隨風之勢其行甚遲舟人謂之拒風已刻霧散出浮稀

頭白峯窄額門石師顏而後至沈家門拋泊其門山與蛟門相類而四山環擁對開兩門其勢連亘尚屬昌國縣其上漁人樵客叢居十數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申刻風雨晦冥雷電雨電欸至移時乃止是夜就山張幕掃地而祭舟人謂之祠沙實岳瀆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甚多每舟各刻木爲小舟載佛經糗糧書所載人名氏納於其中而投諸海蓋禳厭之術一端耳

梅岑

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風勁甚使者率三節人以小舟登

岸入梅岑舊云梅子真棲隱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
痕在石橋上其深麓中有蕭梁所建寶陀院殿有靈感
觀音昔新羅賈人往五臺刻其像欲載歸其國暨出海
遇焦舟膠不進乃還置像於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於
殿自後海泊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吳越錢氏移其
像於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卽後來所作也崇寧
使者聞於朝賜寺新額歲度緇衣而增飾之舊制使者
於此請禱是夜僧徒焚誦歌頌甚嚴而三節官吏兵卒
莫不虔恪作禮至中宵星斗燠然風幡搖動人皆歡躍

云風已回正南矣二十七日己卯舟人以風勢未定尚
候其孰海上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孰不爾至洋
中卒爾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自此卽出洋故審視
風雲天時而後進也申刻使副與三節人俱還八舟至
是水色稍激而波面微蕩舟中已覺艱澹矣

海驢焦

二十八日庚辰天日清晏卯刻八舟同發使副具朝服
與二道官望闕再拜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陽總真
符籙并風師龍王牒天曹直符引五嶽真形與止風雨

等十三符訖張蓬而行出赤門食頃水色漸碧四望山
島稍稀或如斷雲或如偃月已後過海驢焦狀如伏驢
崇寧間舟人有見海獸出沒波間狀如驢形當別是一
物未必因焦石而有驢也

蓬萊山

蓬萊山望之甚遠前高後下峭拔可愛其島尚屬昌國
封境其上極廣可以種蔣島人居之仙家三山中有蓬
萊越弱水三萬里乃得到今不應指顧間見當是今人
指以爲名耳過此則不復有山惟見連波起伏噴壑洶

涌舟楫振撼舟中之人吐眩顛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半洋焦

舟行過蓬萊山之後水深碧色如玻璃浪勢益大洋中有石曰半洋焦舟觸焦則覆溺故篙師最畏之是日午後南風益急加野狐颿制颿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颿於大颿之上使之提挈而行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入夜舉火八舟皆應夜分風轉西北其勢甚亟雖已落蓬而颿動颿搖瓶盞皆傾一舟之人震恐膽落黎

明稍緩人心向寧依前張颿而進

白水洋

二十九日辛巳天色陰翳風勢未定辰刻風微且順復加野狐颿舟行甚鈍申行風轉酉刻雲合雨作入夜乃止復作南風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是夜舉火三舟相應矣

黃水洋

黃水洋卽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來橫於洋中千餘里卽黃河入海之處舟行至此則以

鷄黍祀沙蓋前後行舟過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死之魂云自中國適句驪唯明州道則經此若自登州版橋以濟則可以避之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幾遇淺第二舟午後三柁併折賴宗社威靈得以生還故舟人每以過沙尾爲難當數用鈎碓時其深淺不可不謹也

黑水洋

黑水洋卽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淵淪正黑如墨猝然視之心膽俱喪怒濤噴薄屹如萬山遇夜則波閒熠熠其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覺有海唯見天日明

快及降在窪中仰望前後水勢其高蔽空腸胃騰倒喘息僅存顛仆吐嘔粒食不下咽其困卧於茵褥上者必使四維隆起當中如槽不爾則傾側輾轉傷敗形體當是時求脫身於萬死之中可謂危矣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五

海道二

夾界山

六月一日壬午黎明霧昏乘東南風已刻稍霽風轉西南益張野狐颿午正風厲第一舟大檣砉然有聲勢曲欲折亟以大木附之獲全未後東北望天際隱隱如雲人指以爲半托伽山不甚可辨入夜風微舟行甚緩二日癸未早霧昏曠西南風作未後激霽正東望一山如屏旣夾界山也華夷以此爲界限初望隱然西後逼近

前有二峯謂之雙髻山後有小焦數十如奔馬狀雪浪噴激過山濺瀑尤高丙夜風急雨作落帆徹篷以緩其勢

五嶼

五嶼在處有之而以近夾界者爲正定海之東北蘇州洋內羣山馬島皆有五嶼大抵篙工指海山上小山爲嶼所以數處五山相近皆謂之五嶼矣三日甲申宿雨未霽東南風作午後過是嶼風濤噴激久之宿宰巖巖亦甚可愛

排島

是日已刻雲散雨止四顧澍霽遠望三山竝列中一山如堵舟人指以爲排島亦曰排垛山以其如射垛之形耳

白山

是日午後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亘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後風作舟行甚快

黑山

黑山在白山之東南相望甚遙初望極高峻逼近見山

勢重複前一小峯中空如洞兩間有澳可以藏舟昔海
程云是使舟頓宿之地館舍猶存今取道更不拋泊上
有民居聚落國中大罪得貸死者多流竄於此每中國
人使舟至過夜於山巔明火於烽燧諸山次第相應以
迄王城自此山始也申後舟過

月嶼

月嶼二距黑山甚遠前曰大月嶼回抱如月舊傳上有
養源寺後曰小月嶼對峙如門可以通小舟行

闌山島

闌山島又曰天仙島其山高峻遠望壁立前二小焦如龜鱉之狀

白衣島

白衣島三山相連前有小焦附之偃檜積蘇蒼潤可愛亦曰白甲苦

跪苦

跪苦在白衣島之東北其山特大於衆苦數山相連碎焦環遶不可勝數夜潮衝激雪濤奔薄月落夜昏而濺沫之明如火熾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六

海道三

春草苦

春草苦又在跪苦之外舟人呼爲外嶼其上皆松檜之屬望之鬱然夜分風靜舟行益鈍

檳榔焦

檳榔焦以形似得名大抵海中之焦遠望多作此狀唯春草苦相近者舟人謂之檳榔焦夜深潮落舟隨水退幾復入洋舉舟恐懼亟鳴櫓以助其勢黎明尚在春草

苦四日乙酉天日晴霽風靜浪平俯視水色澄碧如鑑
可以見底復有海魚數百其大數丈隨舟往來夷猶鼓
鬣洋洋自適殊不顧有舟楫過也

菩薩苦

是日午後過菩薩苦麗人謂其上曾有顯異因以名之
申後風靜隨潮而進

竹島

是日酉後舟至竹島拋泊其山數重林木翠茂其上亦
有居民民亦有長山前有白石焦數百塊大小不等宛

如堆玉使者回程至此適值中秋月出夜靜水平明霞
映帶斜光千丈山島林壑舟楫器物盡作金色人人起
舞弄影酌酒吹笛心目欣快不知前有海洋之隔也

苦苦苦

鄭刻作苦苦按三十九卷
禮成港條亦作苦苦苦

五日丙戌晴明過苦苦苦距竹島不遠其山相類亦有
居民麗人謂刺蝟毛爲苦苦苦此鄭刻山林木茂盛而
不大正如蝟毛故以名之是日拋泊此苦麗人拏舟載
水來獻以米謝之東風大作不能前進遂宿焉

羣山島

六日丁亥乘早潮行辰刻至羣山島拋泊其山十二峯
相連環遶如城六舟來迓載戈甲鳴鐃敵角爲衛別有
小舟載綠袍吏端笏揖於舟中不通姓名而退云羣山
島注事也繼有譯語官閣門通事舍人沈起來參同接
伴金富軾知全州吳俊和遣使來投遠迎狀使副以禮
受之揖而不拜遣掌儀官相接而已繼遣答書舟旣入
島沿岸乘旗幟列植者百餘人同接伴以書送使副及三
節早食使副牒接伴送國王先狀接伴遣采舫請使副
上羣山亭相見其亭瀕海後倚兩峯相竝特高壁立數

百仞鄭刻有門外有公廨十餘間近西小山上有五龍
廟資福寺又西有崧山行宮左右前後居民十數家午
後使副乘松舫至岸三節導從入館接伴郡守趨迎延
設香案望闕拜舞恭問聖體畢分兩阼升堂使副居上
以次對再拜訖少前叙致復再拜就位上中節堂上序
立與接伴揖國俗皆雅揖都轄前致辭再拜次揖郡守
如前禮退就席其位使副俱南向接伴郡守東西相向
下節舟人聲喏於庭上節分坐堂上中節分兩廊下節
坐門之兩廂舟人坐於門外供張極齊肅飲食且豐饌

禮貌恭謹地皆設席蓋其俗如此亦近古也酒十行中
節下節第降殺之初坐接伴親斟以奉使者復酌之酒
半遣人致勸三節皆易大觥禮畢上中節趨揖如初禮
使副登松舫歸所乘大舟

橫嶼

橫嶼在羣山島之南一山特大亦謂之案苦前後有小
焦數十繞之石脚一洞深可數丈高闊稱之潮至拍水
聲如雷車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七

海道四

紫雲苦

七日戊子天日晴快早全州守臣致書備酒禮曲留使者使者以書固辭乃已惟受所饋蔬茹魚蛤等因以方物酬之午刻解舟宿橫嶼八日己丑早發南望一山謂之紫雲苦橫嶼差疊其後二山尤遠宛如雙眉凝翠焉

富用山

是日午後過富用倉山卽舟人所謂芙蓉山也其山在

洪州境內上有倉廩積穀且多云以備邊鄙非常之用故以富用名之

洪州山

洪州山又在紫雲苔之東南數百里州建在下又東一山產金盤踞如虎謂之東源小山數十環拱如城其山上有一潭淵澄可鑑不可測是日申刻舟過

鷓鴣子苔

鷓鴣子苔亦名軋子苔廉人謂笠為軋其山形似之因以得名是日酉刻舟過

馬島

是日酉後風勢極大舟行如飛自軋子苦一瞬之間卽
泊馬島蓋清州境也泉甘草茂國中官馬無事則羣牧
於此因以爲名其主峯渾厚左臂環抱前一石觜入海
激水回波驚湍洶涌千竒萬怪不可名狀故舟過其下
多不敢近慮觸暗礁也有客館曰安興亭知清州洪若
伊遣介紹與譯語官陳懿同來如全州禮岸次近卒旗
幟與羣山島不異入夜然大火炬熒煌照空時風政作
惡舟中搖蕩幾不可坐使者扶持以小舟登岸相見如

羣山亭之禮惟不受酒禮夜分還使舟

九頭山

九日庚寅天氣清明南風甚勁辰發馬島已刻過九頭
山其山云有九峯遠望不甚詳然而林木叢茂清潤可
喜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八

海道五

唐人島

唐人島未詳其名山與九頭山相近是日午刻舟過島

下

雙女焦

鄭刻雙文焦

雙女焦其山甚大不異島嶼前一山雖有草木但不甚深密後一山頗小中斷爲門下有暗焦不可通舟是日已刻舟自唐人島繼過此焦風勢愈亟舟行益速

大青嶼

大青嶼以其遠望鬱然如凝黛故麗人作此名是日午刻舟過

和尚島

和尚島山勢重疊林壑深茂山中多虎狼昔常有學佛者居之獸不敢近今葉老寺乃其遺迹也故麗人謂之和尚島是日未刻舟過其下

牛心嶼

牛心嶼在小洋中一峯特起狀類覆盂而中稍銳麗人

謂之牛心它處皆見之形肖此山而差小者亦謂之鷄
心嶼是日未正舟過此嶼南風小雨

聶公嶼

聶公嶼以姓得名遠視甚銳逼近如堵蓋其形匾縱橫
所見各異是日未末舟過其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三十九

海道六

小青嶼

小青嶼如大青嶼之形但其山差小而周圍多焦石申
初舟過雨勢稍密

紫燕島

是日申正舟次紫燕島卽廣州也倚山爲館榜曰慶源
亭亭之側爲幕屋數十間居民草舍亦衆其山之東一
嶼多飛燕故以名之接伴尹彥植知廣州陳淑遣介紹

與譯官卓安持書來迎兵仗儀禮加厚申後雨止使副
與三節登岸到館其飲食相見如全州禮夜漏下二刻
歸舟十日辛卯辰刻西北風八舟不動都轄吳德休提
轄徐競同上節復以采舟詣館過濟物寺爲元豐使人
故左班殿直宋密飯僧畢歸舟已刻隨潮而進

急水門

是日未刻到急水門其門不類海島宛如巫峽江路山
圍屈曲前後交鎖兩開卽水道也水勢爲山峽所束驚
濤拍岸轉石穿崖喧吼如雷雖千鈞之弩追風之馬不

足喻其湍急也至此已不可張篷惟以櫓棹隨潮而進

蛤窟

申後抵蛤窟拋泊其山不甚高大民居亦衆山之脊有龍祠舟人往還必祀之海水至此比之急水門變黃白色矣

分水嶺

分水嶺卽二山相對小海自此分流之地水色復渾如梅岑時十一日壬辰早雨作午刻潮落雨益甚國王遣劉文志持先書使者以禮受之酉刻前進至龍骨拋泊

禮成港

十二日癸巳早雨止隨潮至禮成港使副遷入神舟午
刻使副率都轄提轄官奉詔書於采舟麗人以兵仗甲
馬旂幟儀物共萬計列於岸次觀者如堵墻采舟及岸
都轄提轄奉詔書入於采輿下節前導使副後從上中
節以次隨之入於碧瀾亭奉安詔書訖分位少愒次日
遵陸入於王城臣竊惟海道之難甚矣以一葉之舟泛
重溟之險惟恃宗社之福當使波神效順以濟不然則
豈人力所能至哉方其在洋也以風飄爲適從若或暴

橫轉至他國生死瞬息又惡三種險曰癡風曰黑風曰
海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不已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
不時天色晦冥不分晝夜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煮
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且一浪送舟輒數十餘里而以
數丈之舟浮波濤間不啻豪末之在馬體故涉海者不
以舟之大小爲急而以操心履行爲先若遇危險則發
於至誠虔祈哀懇無不感應者比者使事之行第二舟
至黃水洋中三桅併折而臣適在其中與同舟之人斷
髮哀懇祥光示現然福州演嶼神亦前期顯異故是日

舟雖危猶能易他施既易復傾搖如故又五晝夜方達
明州定海比至登岸舉舟臞頽幾無人色其憂懼可料
而知也若以謂海道非難則還朝復命不應受重賞以
爲必死則自祖宗以來累遣使命未嘗有飄溺不還者
惟恃國威靈憑仗忠信可以必其無虞耳今敘此以爲
後來者之勸比者使人之行去日以南風歸日以北風
初發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順風至六月
六日卽達羣山島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甲子發順天
館十五日丙寅復登大舟十六日丁卯至蛤窟十七日

戊辰至紫燕島二十二日癸酉過小青嶼和尚島大青
嶼雙女焦唐人島九頭山是日泊馬島二十三日甲戌
發馬島過軋子苦望洪州山二十四日乙亥過橫嶼入
羣山門泊島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風阻不行
申後東北風作乘潮出洋過苦苦苦入夜不住九日己
丑早過竹島辰已望見黑山忽東南風暴復過海動舟
側欲傾人大恐懼卽鳴鼓招衆舟復還十日庚寅風勢
益猛午刻復還羣山島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後
風正卽發洋夜泊竹島又二日風阻不行至十九日己

亥午後發竹島夜過月嶼二十日庚子早過黑山次過
白山次過五嶼夾界山北風大作低蓬以殺其勢二十
一日辛丑過沙尾午間第二舟三副桅折夜漏下四刻
正桅亦折而使舟與他舟皆遇險不一二十三日壬寅
望見中華秀州山二十四日癸卯過東西胥山二十五
日甲辰入浪港山過潭頭二十六日乙巳早過蘇州洋
夜泊栗港二十七日丙午過蛟門望招寶山午刻到定
海縣自離高麗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四十

同文

臣聞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儒學所以美天下之化也。樂律所以導天下之和也。度量權衡所以示天下之公也。四者雖殊然必參合乎天子之節。然後太平之應備焉。聖人之興必建歲正定國是。新一代之樂而同律度量衡。蓋以至一而正羣動其道當如此。仰惟國家大一統以臨萬邦。華夏蠻貉罔不率俾。雖高句麗域居海島。鯨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內。然稟受正朔。遵奉儒學。樂

律同和度量同制雖虞舜之時日東協伯禹之聲教南
暨不足云也古人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者於今見之且
圖志之作所以紀異國之殊制若其制或同則丹青之
作何事乎贅疣謹條其正朔儒學樂律度量之同乎中
國者作同文記而省其繪畫云

正朔

唐劉仁軌爲方州刺史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曰當削
平遼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戰勝以兵經略高麗帥其酋
長赴登封之會卒如初言史臣壯之然仁軌特服其力

耳未必其本心也何以言之臣觀麗人之事中國其請
降尊號班正朔勤勤懇懇不絕於口及爲强虜所迫革
面從之而乃心朝廷葵傾蟻慕終不解於曾次豈用兵
之與用德固自有次第哉雖然近則易服遠則難懷若
麗境之望帝封邈在大海之外當其來也泛巨航駕便
風晝夜兼行十數日始達四明風或稍戾驚濤山涌竈
釜傾蕩涓滴之水不留且不可爨舟人往往絕粒甚則
柁折檣摧傾覆之變生於瞬息亦已危矣然自建隆開
寶間願效臣節不敢少懈以迄於今至與北虜則封境

之相距纔一水耳。虜人朝設馬，夕已飲水於鴨綠矣。嘗
大敗衄，始臣事之。用其年號，終統和。開泰凡二十一年。
至王詢大破此虜，復通中國。乃於真宗皇帝大中祥符
七年，遣使請班正朔。朝廷從之。後遂用大中祥符之號。
易去此虜開泰之名。至天禧中，此虜復破高麗，殺戮其
民幾盡。王詢至棄國而逃於蛤窟。虜畱城中八月會西
北山萬松，皆作人聲，始駭懼引去。仍強班正朔於詢。詢
以力屈不得已而用之。自太平二年終十七年，至重熙
終二十二年，清寧終十年，咸雍終十年，太康終十年，大

安終十年壽昌終六年乾統終十年天慶至八年凡一
百年而耶律爲大金所困高麗遂去北虜之號又以未
請命於朝不敢輒用正朔故但以歲次紀年而將有請
焉耳本朝之於高麗如彼之遠北虜之於高麗如此其
近然而附北虜者常以困於兵力伺其稍弛則輒拒之
至於尊事聖朝則終始如一拳拳傾戴雖或時有牽制
不能如願而誠意所向堅如金石有以見累聖綏之以
仁懷之以德內有以得其心固異乎北虜之強暴徒以
力制其外也書曰協時月正日今北虜已滅佇見高麗

之使以正朔爲請而萬邦之時月日可協而正矣

儒學

東夷性仁而其地有君子不死之國又箕子所封朝鮮之境習俗素稔八條之教其男子出於禮義婦人由於正信飲食以豆籩行路者相遜固異乎蠻貉雜類押頭胼趾辮髮橫幅父子同寢親族同櫛僻怪也自漢武帝列置四郡臣妾內屬而中華政化所嘗漸被雖更魏歷晉視時汚隆不離不合然義理之根諸中者未嘗泯也唐正觀初太宗用魏鄭公之一言以仁義爲治恢廣學

校崇尚師儒當是時與議大臣猶有疑而未知其爲益
者彼國乃遽遣其英秀子弟請教京師後長慶中白居易

易善作歌行鷄林之人引領嘆慕至以

鄭刻云下闕一百字案抄本亦

空行風從勃然而化閭閻秩秩服膺儒學雖居燕韓之
左僻而有齊魯之氣韻矣此者使人到彼詢知臨川閣
藏書至數萬卷又有清燕閣亦實以經史子集四部之
書立國子監而選擇儒官甚備新敞黉舍頗遵太學月
書季考之制次第諸生上而朝列官吏閑威儀而足辭
采下而閭閻陋巷聞經館書社三兩相望其民之子弟

未昏者則羣居而從師授經旣稍長則擇友各以其類
講習於寺觀下逮卒伍童穉亦從鄉先生學於庠序哉
且諸侯之就功實假天子之威靈諸侯之作德實循天
子之風化麗人之於中國海隅侯伯之邦爾今也文物
之富如此蓋自漸摩所致不亦偉乎譬猶日月三辰假
元氣以成列而其照耀著見乃所以爲天之明草木百
寶資元化以敷華而其葳蕤藿靡乃所以爲地之文也
若夫其國取士之制雖規範本朝而承聞循舊不能無
小異其在學生每歲試於文宣王廟合格者視貢士其

舉進士間歲一試於所屬合格偕貢者合三百五十餘人既貢又命學士總試於迎恩館取三四十人分甲乙丙丁戊五等賜第略如本朝省闈之制至王親試官之乃用詩賦論三題而不策問時政此其可嗤也自外又有制科宏辭之目雖文具而不常置大抵以聲律為尚而於經學未甚工視其文章髣髴唐之餘弊云

樂律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五聲之設原於五行八音之辨生於八風清濁高下皆出於一氣而手舞足蹈有不期然

而然者則簣桴土鼓皆足以寓其聲而吐其和故自葛
天氏之時牛尾之歌已見於載籍後世聖人作樂崇德
而以金石土革匏木絲竹之物制爲鍾磬鞀鼓塤箎笙
竽祝敔琴瑟管籥之器以作以止以詠以閒以合天地
之和而致神祇祖考之格至於夷蠻戎狄之音亦用合
奏有鞀師以掌其樂有旄人以陳其舞有鞀鞀氏以合
其歌敔凡以與衆樂樂而樂以天下初無閒於夷夏則
兼收博采所以示吾德之廣運也詩云以雅以南以籥
不僭說者謂雅爲夏樂南爲夷樂二者合奏以成和而

協天地之中聲然後爲備樂然四方異域飲食異和衣服異制器用異宜則樂亦不得而同故東方曰靺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各有其義而不可以混淆若麗人則東夷之國樂其本於靺乎且三代之制商曰大濩周曰大武箕子以商之裔而受周封於朝鮮則革其靺樂之陋者當有濩武之遺音賡龍制作經今千載調聲應律宜有可采者熙寧中王徽嘗奏請樂工詔往其國數年乃還後人使來必齎貨奉工技爲師每遣就館教之比年入貢又請賜大晟雅樂及請賜燕樂詔皆

從之故樂舞益盛可以觀聽今其樂有兩部左曰唐樂
中國之音右曰鄉樂蓋夷音也其中國之音樂器皆中
國之制惟其鄉樂有鼓板笙箏箏屬篳篥空侯五絃琴琵琶
箏笛而形制差異瑟柱膠而不移又有簫管長二尺餘
謂之胡琴俯身先吹之以起衆聲若女伎則謂之下樂
凡三等大樂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絃坊一百
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餘人亦有柘枝拋毬之藝其百
戲數百人聞皆敏捷特甚然以時王侯衣制未終工人
執其器而不作聲律之度不可得而考也

權量

戴記曰制禮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魯語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蓋王者之統御諸侯雖本乎德化刑威而所以一其政者尤以權量爲先三代盛時必自王府出嘉量等器頒於邦國掌之以其官平之以其時至於巡狩又協而同之使無內外遠近之殊制然後爲天子之政舉苟四方諸侯於此三者一有小易則黜削誅廢在法無赦孰謂其器用之末而可忽耶夫五度之制別於分寸於寸隻於尺張於丈引於伸於以度庶物之

短長五量之制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
於以量庶物之多寡五權之制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
均於鈞終於石於以權庶物之重輕然皆必以銅範之
者乃取其同而不異所以同天下而齊風俗耳惜乎周
道東轍政失其柄晉之協律者作長尺考鍾而失樂之
中聲齊之相國者以大斗給民而市已之私恩唐之考
歷者失玉衡璇璣之制則無以參天道三辰之行是其
於耳目之近猶不能審其同於法度之中又況遠在海
外之國隔鯨波而涉蜃島欲冀其一而同之豈不猶推

舟於陸耶高麗爲國去中華三千餘里自帝王極治亦
在羈縻之域未聞有頒度量權衡而協其同者我宋龍
興德符高厚而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妾以故麗
人稽首面內願爲藩屏取正中國度量權衡用爲標的
斯所謂仁恩橫流能懷帝者之未懷武誼遐驚能制王
者之不制也乃者使人銜命適彼燕饗獲其賂遺之禮
舟人適市售其貿易之貨默識其長短之式多寡之數
輕重之等陰以較中國之法無或少若毫髮之差者益
賞其誠至也夫謹於耳目之所及者或慢於耳目之所

不及畏於刑威之所制者或侮於刑威之所不制今高麗道途迂寫國都跨遠既非耳目所可及而主上含洪光大待夷狄以寬典又非規規然尚刑威以制之彼乃能遵用度量權衡若此其謹蓋其心悅誠服非勉強而爲然書不云乎關石和鈞玉府則有夫以關石和鈞惟王府之有則其在私不敢改作而惟我法度之同亦宜矣

宋故尚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

曾祖爽皇任祕書省校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曾祖母葉氏贈建安郡太夫人

祖師回皇任朝議大夫贈光祿大夫

祖母林氏贈咸寧郡太夫人

父闕中皇任朝請大夫直祕閣贈少保

母葛氏贈衛國夫人

公名兢字明叔姓徐氏上世建州甌寧縣人自光祿始徙居和州之歷陽祕閣爲鄂州法曹夜夢與黃冠師遊

大澤中探懷出小削以授祕閣而去讀之蓋丁令威華
表所畱語也後五日大水冒城郭官府悉遷避祕閣寓
居黃鶴樓上是夜實生公公生數月見字畫輒色喜踊
躍至十餘歲穎異不羣作舉子業詞源浩然識者器之
年十八入太學較藝數占高等試大比輒挫政和甲午
歲以父任補將仕郎授通州司刑曹事尚書郎徐禋被
旨措置東南九路坑冶寶貨辟公爲幹辦公事靜江有
黃麟者引大理國入貢朝廷疑之詔禋覈實麟交通中
貴人權傾五嶺靜江帥周穉憂懼失措禋以屬公公曰

是固易辨耳。呼其部曲來前，以立國歲月山川風俗雜詰之。皆暗不能對，詐狀遂白。雍丘關宰以朝命攝事，邑有兄弟交訟者，久繫不決。公至，飭守者設一席，俾偕坐。卧食必共器，閱旬日乃感悟，相持以泣曰：「令君教我至矣，願自新。」安敢計曲直？其後更以友愛補里閭化之。獄訟衰止。京西部使者以倭倖進，遣逃卒二百輩築室邑中，肆爲暴盜。一邑大擾，公補治之。使者託上冢，得旨抵邑，縱其徒鼓噪入獄，盡解所縛以出。公曰：「位無高卑，遵三尺法奉天子均也。否則吾欺君矣，欺君媚人，吾不忍。」

爲於是密掩其室復得凶黨聞所屬寘之法無一人得
逸者治譽著聞移攝鄭州原武縣事單車造官時提舉
炭事者挾其弟貴執要功肆虐建委汭流造舟威震郡
邑械繫滿道檄公治後至者與慢令者公歎曰令不賢
不能庇民其忍至此極刑乃疏其害聞諸朝願以身贖
無辜害因訖息舊令貪虐病民公摩拊備至邑人詣闕
冀公卽真爭具車馬迎公家屬祕閣不欲懇白相國乃
已燕國鄭公謂同列曰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其有不
治者乎調濟州司士曹事未書考丁內艱服除監元豐

庫宣和六年高麗入貢請於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繼
遣給事中路允迪報聘卽以公爲國信所提轄人船禮
物官因譔高麗圖經四十卷詔給札上之其所自敘曰
漢張騫使月氏十有三年而後歸僅能言其所歷之國
地形物產而已臣在高麗月餘館有兵衛出才五六至
於馳驅車馬之間獻酬尊俎之上耳目所及非若十三
歲之久而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繪畫紀次
殆無遺者非敢矜博洽飾浮剽以塵上聽蓋撫其實庶
幾報器使之萬一徽宗皇帝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

同進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丞事兼掌書學遷尚書刑部
員外郎時相冊免坐親嫌謫監池州永豐監丁外艱服
除授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勾奉祠主管南京鴻慶宮自
是三領台州崇道觀公資明銳遇事立悟撥煩濟劇出
於譚笑機張鍵閉人莫得而窺測孝悌自天性自敵犯
淮甸徙家信之弋陽自以先隴隔絕不勝悲思而光祿
嘗佐饒祕閣又嘗漕江東有祠在德興縣青雲佛宇公
歲時造祠下蒸嘗不少怠母兄今敷文閣直學士林至
忤時宰南遷莆陽公不遠千里走省之久之不忍去曰

傷在手足何暇顧妻孥哉公倣儻好施視貨財如糞土
周人之難急於謀身河南少尹許滂偕公渡彭蠡滂舟
覆公拯之全其家二百指且厚致饋滂後遣謝公一無
所取故人宋浦以事下大理當償錢四十六萬行勾於
市公楮中有茶券適及其數捐以與之浦獲免凡疏戚
遠近孤獨困窮公脫之於憂患助之以婚姻葬斂者蓋
不可以一二計也公鄙章句學而漁獵古今探賾提要
下至釋老孫吳盧扁之書山經地誌方言小說靡不貫
通在貴人前抵掌論事常傾一坐文詞雋敏立就下筆

哀哀不能自休尤長於歌詩過西楚霸王廟畱二十八
字中書舍人韓駒見之曰後人殆不可措筆矣畫入神
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嘗戲爲平遠題長句其側以遺
駒駒每出以示人曰明叔詩爲畫邪畫爲詩邪雖濡毫
漱墨成於須臾而張絹素或經歲不顧世人所藏多出
他手或公所指授云公處事無大小皆妙有思致他人
窮智慮莫能及洞曉音律且善嘯閒命倚笛和之聲嘹
然猶出其上塵飛幕動殆若鸞鳳羣集飲酒至二斗不
亂與客對必引滿先釀酒半譚辯風生或遊戲翰墨吹

簫拊瑟超然疑其爲神仙中人也天下士聞公名章願
納交微賤小夫及門遇之亦必盡禮有所求無細大響
應人之有善喜若己有故所至人翕然親愛之雖蠻貉
行焉治圃數十畝名洗硯池幽勝聞江南自號自信居
士奉祠者二十年安於閒退若無足動其心者惟眷戀
墳墓不置紹興辛未歲還歷陽焚黃告歸及吳門被病
卒嗚呼以公抱負如此而自壯歲去國拓落無所施雖
公處之裕然而有志之士蓋爲時嗟惜者或至於涕洟
也公生以元祐六年五月八日終以紹興二十三年五

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累官至朝散大夫賜三品服娶陳氏封宜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集早卒曰藏右承直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繼從兄朝奉郎喆之後後公十三年卒曰蒧右迪功郎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女二人長適右奉議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次師文次適右宜敎郎知福州懷安縣事李桀孫男六人曰元老右修職郎曰同老曰明老曰洋老曰籍將仕郎其一未名孫女八人長適左迪功郎鄂州州學敎授劉璧次適進士朱縉卿次適將仕郎俞餘

未行諸孤奉公之柩以是年閏十二月初一日乙酉葬
於弋陽玉亭鄉龜峯之吉原公家舊多騎省遺物世父
贈光祿大夫時中寶一硯旁著鼎臣二字嘗謂羣兒曰
有能紹素業者當以是與之時公始結髮能知憤激烈
意篆籀世父舉以授公而公之生有十歲來歸之北故
人謂公爲騎省後身初少保命公題咸寧墓碑不能成
禱於佛取般若心經習書之至寶字偶見風幡飛動因
悟體勢自此擅天下重名徽宗尤所愛賞嘗召至禁中
書進德脩業四字褒丈許至業字公持出奇變行筆之

敘畱中畫最後落脩勁端直如圓石墜千仞上駭異補
善左右皆失聲其運筆精熟周旋曲折雖夜屏燈漏無
毫釐差真行遒麗超逸褚薛顏柳衆體兼備晚好作草
尤逼懷素天橫馳騁其用無窮天下言書者以公為宗
小學家之論曰自李斯變小篆而秦漢間無能繼者碑
碣所傳非特筆法無取而偏旁亦復舛誤由魏晉迄唐
唯李陽冰號獨步豈以此學中絕故陽冰得以冒此名
邪元次山之甥李康叔靜書浯溪峿臺二銘頗得秦法
其視陽冰霄壤矣而名不大顯事固有幸不幸哉騎省

兄弟祖述李斯小學奧雅克配叔重而公又繼之其原
深矣斯之遺迹火於嶧山自唐已不存歐陽文忠公集
天下金石刻甚備而泰山之詔僅有數十字大觀間河
閒劉跂登山顛周視刻石始得其全然距靖康之亂才
十餘歲墨本之在人閒者固無幾學者謬謂法斯果嘗
多見也哉公獲是刻寶蓄而諦玩之既盡得斯法而又
考按三代罇鍾鼎彝之器訓釋款識悉有依據至於大
篆筆力奇古其沈著處不異鑽刻若非豪楮所能成且
復陶鎔醞釀變入小篆離析偏旁贈合制字本意嗚呼

前古名筆固屈指可數矣九原不作後來尚有繼之者
邢公歿迄今十五年其葬也遽未及銘孝伯世家歷陽
且託姻公門散迹公行事大略以俟作者紀而誌之鑒
石寘墓上謹狀

乾道三年四月初十日左迪功郎寧國府宣城縣主簿
主管學事張孝伯狀

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遭靖康之變已亡其
圖乾道三年從子藏始刻於澂江郡齋仁和趙氏小
山堂又有高麗本不知刻於何時今俱不可得見矣
近世流傳惟明末海鹽鄭休仲重刊本其間脫字凡
數千第二十七卷又錯簡不可讀同里胡夏客曾以
鈔錄宋本讐對亦僅正十數字而已予家所藏雖繕
寫不工較爲完善因參合鄭本刊以行世中有與鄭
本互異及小有脫漏處仍俟博古家藏有宋刻者訂
正焉乾隆癸丑端陽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